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三十一回 奉先樓第二 幾條鐵索救殘生 一道麻繩完骨肉

舒秀才夫婦立了存孤的主意，未及半月，闖賊就至東流。舒秀才棄家逃走，得免於難。那一方的婦人，除老病不堪之外，未有不遭淫污者，舒娘子亦在其中。遇賊之初，把孩子抱在懷裡，任憑扯拽，只是不放。闖賊拔刀要斫孩子，她就放聲大哭起來，說：「寧可辱身，勿殺吾子！若殺吾子，連此身也不肯受辱，有母子偕亡而已！」闖賊無可奈何，只得存其一線，就把她帶在軍中，流來流去，不知流過多少地方，母子二人總不曾離了一刻。

卻說舒秀才逃難之後，回來不見了妻子，少不得痛哭一場，耐心苦守。料想亂離之世，盼不得骨肉團圓，直要等個真命天子出來，削平區宇，庶有破鏡重圓之日。至皇清定鼎，楚蜀既平後，川湖總督某公大張告示，許贖民間俘女。舒秀才聞得此信，知道闖賊所擄之人盡為大兵所得，就賣了家產，前去尋妻贖子。歷盡艱難困苦，看見無數男人都贖了妻子回去，獨有自家的親屬並無蹤影。在川湖兩處尋訪了半年，資斧用去一大半，只得廢然而返。不想來到中途，又遇了土賊，把盤費劫得精光，竟要餓死，只得沿途乞食。不想川湖地界日日有大兵往來，居民盡皆遠避，並無人施捨，只好倒在兵營之中討些吃吃。

一日，餓倒在路旁，不能舉動。到將晚的時節，忽有大兵經過，因近處沒有人家，就在大路之旁撐起帳房宿歇。舒秀才知道屯兵之處必定舉火，只得勉強支撐，走到帳房門首，要乞些餘粒，以救殘生。只見眾人所吃的都是肉食，並無米麵，那肉食又無碗盛，都是切成大塊，架在炭火之中，旋燒旋吃。見他走到，就有個慈心的將官，提起熟肉一方，約有一斤多重，往他面前一丟。舒秀才餓得眼花，拾了竟走，也不看是豬肉羊肉。

及至拿到冷廟之中，撕些入口，覺得這種香味與尋常所吃的不同，別是一種氣味。及至嚥下喉去，就高聲念起佛來。原來不是豬，不是羊，竟是一塊牛肉！

舒秀才家中累世不食牛犬，那奉先樓上現刻著一道碑文，說祖上遇著個高僧，道他家本該絕後，只因世不殺生，又能戒食牛犬，故為上帝所憫，每代賜子一人，以綿宗祀。破戒之日，即絕嗣之年也。所以舒秀才持戒甚堅。到了性命相關的時節，依舊不違祖訓，寧可絕食而死，不肯破戒而生。就把幾個指頭伸進喉內，再三摳挖，定要哇而出之。誰想肉便哇出來，那一絲殘喘卻已隨聲而絕，覺得自家的魂靈與自家的屍首隔了一丈多路，附又附不上，走又走不開。

正在飄忽無依之際，只見有許多神明，騎馬張蓋而過，看見舒秀才，就問：「是什麼遊魂，不陰不陽，流落在此處？」

舒秀才跪倒，哭訴遭難餓死的緣由。那些神明道：「你現有吃殘的餘肉棄在屍首之旁，怎麼還說是餓死？」舒秀才又把戒牛不食、誤吞入喉、到知覺之後方才嘔出、所以氣隨聲斷的緣故，述了一番，又說：「有哇出之肉可證。」那些神明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個吃半齋的人了，豈有不得善終蒙此慘禍之理？」

就問跟隨的神役：「快把他的魂靈附在屍首上去！」舒秀才又道：「請問諸位尊神是何名號，因什到此？」那些神明道：

「吾輩乃北斗星君，為察人間善惡，偶然到此。」舒秀才又問：

「何以謂之半齋？」北斗星道：「五葷三厭懼不食，謂之全齋。別葷不戒，單戒牛犬，謂之半齋。這個名目世人不曉，你可遍傳一傳。凡食半齋者，俱能逢凶化吉，生平沒有奇災。即你今日之事，就是一個證驗了。」舒秀才還要把尋妻覓子的話哀告一番，兼問妻子的死亡，還求他指條去路。不想他說完之後，帶起馬頭，竟飄然去了。留幾個神役，引他的魂靈附入屍首，也就不知去向。

舒秀才昏沉了一會，覺得冰冷的身子漸漸地暖熱起來，知道是還魂的氣象，就把眼目一睜，精神一抖，不覺地健旺如初，竟與吃飽之人無異。隨往各處募緣，依舊全活了身子。

約過半月有餘，走了一千多路，不想災星未滅，好事多磨，遇著一起大兵，拿他做了繯夫，依舊要拽船上去。日間有人押守，一到夜間，就鎖在廟中宿歇，不容逃走。

舒秀才受苦不過，每夜哭到天明，口中不住他說：「北斗星君，你曾親口對我說過，凡吃半齋的人，生平沒有奇禍。如今死在須臾，為什麼不來救我？」說來說去，總是這幾句玄虛的話。

一連哭了三四夜，不想被船上聽見，惱了一位太太，等到天明，差幾個牢子拿到船邊去審究。原來這只坐船隻載家眷，並無官府。官府從四川下來，家眷由湖廣上去，約在中途相會的。船裡的太太隔著簾子問他：「是何方人氏？姓什名誰？為什麼跟住坐船不住地啼哭，使我睡不安穩？」舒秀才就把姓名舉止與尋妻覓子的話，說了一番。說完之後，就不住地磕頭，求她釋放還鄉，活此狗命。那位太太聽了，就高聲呵叱起來，吩咐押夫之人把鐵鏈鎖了，解到前途，等老爺發落。那些兵丁得了這句說話，就把幾條鐵索盤在他頸上，只當帶了重枷，如何行走得動！一連捱上三日，頸也磨穿，腳也拖腫，只求官府早到一刻，好發放他上路，省得活在世上受此奇苦！

只見到第四日上，遇著幾號坐船，都說是老爺來了。眾兵跪在路旁接過之後，只見一位將軍走過船來，在官艙之中坐了一會兒，就叫岸上的兵丁，一面帶犯人聽審，一面準備刀斧，俟候殺人。舒秀才聽見了，三魂入地，七魄昇天，哪裡殼餓得了！不上一刻，那位將軍走到船頭，取一把交椅朝岸上坐了。

眾人吶喊一聲，就把舒秀才帶到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那位將軍豎起雙眉，滿臉都是殺氣，高聲問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跟著官船啼哭？又見船上沒有男子，更深夜靜走進艙來，要做不良之事？」舒秀才聽了這一句，一發魂飛膽裂，不知從哪裡說起，也高聲回復道：「生員是個讀書人，頗知禮法，怎敢胡行。實為尋妻覓子而來，路上遇了天兵，拿我拽織。我因妻子尋不見，又繫住身子，不得還鄉，所以慘傷不過，對著神明啼哭，不想驚動了太太，把我鎖到如今，聽候老爺發落。這是實情，此外並無他罪。」那位將軍就掉過臉來，問眾人道：「這幾條鐵索是幾時鎖起的？」眾人道：「就是他啼哭之後，驚動了太太，吩咐鎖起，候老爺發落，如今已四日了。」將軍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！既然如此，開了鎖，待我驗一驗看。」眾人聽了，就吶喊一聲，替他開鎖。不想這幾管鐵鎖在露天之下過了三夜，又遇幾次大雨，鎖簧上了鐵鏽，再開不開。直等搥上幾十次，敲上幾百錘，打開鎖門，方才除去鐵索。那位將軍把他脖項之中仔細一驗，只見鐵索所盤之處磨得肉綻皮穿，就不覺回嗔作喜，放下臉來，對眾人道：「若不是這幾把鐵鎖，一片血痕做了證據，不但此人必殺，連你們的性命也要斷送幾條。這等看起來，果然不曾上船，是我疑錯了。」又問舒秀才道：「這等，你妻子何氏？兒子何名？若在這邊，如今該幾歲了？」舒秀才據實以答。將軍對左右道：「把他帶過一邊，我自有處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笑嘻嘻地進艙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些舉動，是什麼來由？為什麼平空白地把繯夫認作姦夫，做起吃醋捻酸的事來？要曉得這位太太就是舒秀才的妻子，這位將軍自從得她之後，就拿來做了夫人，寵愛不過，把她帶來的兒子視若親生。舒娘子相從之日與他訂過在先，說：「前夫七世單傳，只得這點骨血，若有相會之日，求把兒子交付還他。」這位將軍是個仗義之人，就滿口應承，並無難色。

這一夜，舒娘子睡在舟中，聽見岸上啼哭，好似丈夫的聲音，所以等至天明，拿到船邊來審問，原是要識認面容。不想果然是他，心中大喜。若把別個婦人遇了親夫，少不得揭起珠簾與他相會；若還見了一面就涉瓜李之嫌，舒秀才這條性命今日就不能保了！虧她見識極高，知道男子的心腸最多猜忌，若還在他未到之先通了一句言語，就種下了無限的疑根，連共枕同衾開囊卷囊的事，都要疑心出來了。若不說明，又怕他逃了開去，後來沒處抓尋，所以一字不提，只把鐵索鎖了，叫人帶住。一來省得他逃走，二來倒借這條鐵索做一件釋疑解惑的東西，省得他誹謗起來沒得分辨。不想到了今日，果應其言。

將軍看了那些光景，走進艙來，和顏悅色對她道：「你的心跡如今驗出來了，可見是個光明正大之人。兒子遇了父親，自然交

付還他。只是你的身子作何歸結？他是前夫，我是後夫，還是要隨哪一個？老實說來。」舒娘子道：「妾自失身以後，與前面的男子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，莫說不要隨他，就要隨他，叫我把何顏相見？只將兒子交付還他，我的心事就完了，別樣的話都不必提起。」將軍道：「如此極好。」就把兒子帶到前艙，喚舒秀才上來，當面問道：「這是你的兒子麼？」舒秀才道：「正是。」將軍道：「這個孩子，你不要看容易了，費你妻子多少心血，方才撫養得成。說你七世單傳，只得這點骨血，比尋常孩子不同，日間不放下地，夜間不放著牀，竟是在手上養大、身上睡大的。如今交付還你，她的心事完了。至於她的身子，業已隨了別人，不便與你相見，休想再要會他，領了兒子去罷。」舒秀才道：「得了兒子已屬萬幸，豈敢復望前妻？就此告別了。」說完之後，深深拜了幾拜，謝他撫育之恩，領了兒子竟走。將軍送他路費一封，又撥小船一隻，顧不得孩子啼哭，等他抱過船頭，就叫扯起風帆，溯流而上。不上半刻時辰，母子二人已有天南地北之隔了。

卻說舒秀才口中雖說不敢望妻子，這一點「得隴望蜀」之心誰人沒有？看見兒子雖然到手，妻子並不見面，未免睹物傷情，抱了孤兒，不住地痛哭。正在悲苦不勝之際，只見江岸之上有一匹飛馬趕來，騎馬之人手持令箭，說：「將爺有令，特地來追你轉去！」舒秀才又吃一驚，不知何意，只得隨旗而轉。

及至趕著大船，見了將軍，原來是一團好意。

只因舒娘子賦性堅貞，打發兒子去後，就關上艙門，一索弔死。眾丫鬟推門不進，知道必有緣故，就報與將軍知道。將軍劈開艙門，只見這位夫人已做了樑上之鬼。將軍憐惜不已，叫人解去索子，放下地來，取續命丹一粒，塞入口中，用滾湯灌下。也是她大限未終，不該就死，一連灌上幾口，就甦醒轉來。

將軍問她道：「你尋死之意，無非是愛惜兒子，又捨不得前夫，故用這條短計。我起先問你，原有個開籠放鶴之心，你又不肯直說，故意把巧言復我。到如今首鼠兩端，是何道理？」

舒娘子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已定於數載之前。當日分別之時，曾與丈夫講過，說：『遭瑕被玷之餘，決無面目相見；僥倖存孤之後，有死而已。』老爺不信，只叫他上來問就是了。」將軍道：「若果然如此，竟是個忍辱存孤的節婦了。我做英雄豪傑的人，哪裡討不出婦女，定要留個節婦為妻？我如今喚他轉來，使你母子夫妻同歸一處，你心下何如？」舒娘子道：「有話在先，決不做腆顏之事，只求一死，以蓋前羞。」將軍道：「你如今死過一次，也可為不食前言了。少刻前夫到了，我自然替你表白。」此時見舒秀才走到，就把他妻子忍辱存孤、事終死節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今日從你回去，是我的好意，並不是她的初心。你如今回去，倒是說前妻已死，重娶了一位佳人，好替她起個節婦牌坊，留名後世罷了！」說完這些話就別撥一隻大船，把她所穿的衣服、所用的器皿，盡數搬過船去，做了贈嫁的奩資。這夫妻二人與那三尺之童，一齊拜謝恩人，感頌不遑，繼之以泣。